

· 香 · 港 · 台 · 湾 · 与 · 海 · 外 · 华 · 文 · 文 · 学 · 丛 · 书 ·



废墟台湾

宋泽莱 著



47.5
89

香港台湾与海外华文文学丛书

废墟台湾

宋泽莱 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废墟台湾

宋泽莱 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北京东单新开路胡同77号)
华昌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850×1168毫米32开本 4.75印张 3插页 102千字
1987年6月第1版 1987年6月北京第1次
印数: 1—28,745册

书号: 10355·911 定价: 平装1.25元
精装2.95元

宋泽莱先生小传

原名廖伟竣，台湾云林县人，一九五二年生。一九七六年毕业于台湾师范大学历史系。现任彰化县福兴中学历史教师。

宋泽莱在大学期间即从事文学活动，经过一九七七年台湾乡土文学论战，他以“宋泽莱”为笔名于一九七八年发表了《打牛湍村》，轰动了台湾文坛。

其主要作品有《红楼旧事》、《骨城素描》、《变迁的牛眺湾》、《蓬莱志异》、《恶灵》、《废园》及《废墟台湾》等。

0

公元二〇一五年三月，台湾西海岸的潮水似乎因着连绵的雨水而丰沛起来，哗哗下的大雨象要洗刷掉一切历史所犯下的污秽，猛烈地冲泻在大地。雨点打击着裸露的山脉、打击着岩石、草木、路面，特别是溪谷的水倾泻出来了，它们在深山的溪涧奔跑着，汇成大河，越过高地，切割地脉，环绕着各平原的雨林，然后奔入大海，好象要把海整个儿举起。

三月七日，雨停了，阳光灿烂，阿尔伯特先生和波尔先生把小艇慢慢地停靠在浊水溪支流的河口。粼粼的河口被上游带来的泥土染成黄色，漫漫地扩散到河口的两岸，看起来象一条巨大的黄彩带，彩带之外，海水象一泓蓝墨池，饱满地跳动着，海天一色。满头银发的阿尔伯特向他的同伴波尔打招呼。于是他们在小艇上站起来，大喊：“哟呵！Formosa！”但只一瞬间，他们交换戒惧的颜色，穿上防护衣、持着枪、背起背包，宛如面临大敌，一步一步地走向沙滩。

阿尔伯特先生是政治学学人，已经有六十岁那么老，但显然老当益壮，他的白发始终苍劲飞扬，握枪犹如猎人，使人相信他只有五十岁，波尔则是旅行的地理学者，他的身裁略矮，但手掌和脚掌都很大，脸庞的皱纹纠结如地脉，他的年龄一定

在阿尔伯特之上。在公元二〇〇一年时，阿尔伯特先生曾到过这个岛，那是因为当时他正热衷人类的政治行为研究。阿尔伯特是典型的科学家，当时，他相信人类社会只不过是一个动物园罢了，既不必高估也不用鄙视，人类恰巧只是一群会思考和说话的狒狒而已。他不是肤浅的行为主义者。在早期，有个心理学家史肯纳博士写了一本《自由尊严以外》，引起学界的震惊，史肯纳显然也把人当成狒狒之流的动物，但阿尔伯特以为史肯纳空谈无稽，他不管自由不自由，他要的是事实。也就是说史肯纳博士在实验室指破人们对自由尊严的妄想，提醒人类应该及早建立一个没有自由和尊严的安乐窝，那么毕竟这只是乌托邦。阿尔伯特却坦白地认为人本来就没有所谓自由尊严，简单说自由尊严只是名词。问题是，政治学者应该实际在现存的国度中找一个典型，加以研究，证明没有自由尊严的社会使人更快乐，那么行为科学家就拆穿了唯心者的谎言，而真正地可以把人类都纳入“控制”“制约”的新世界里。于是他跑遍了高度经济开发和低度开发的国度。最后到了这个岛。二〇〇一年的台湾政权是由一个叫“超越自由党”的党所控制。它是前数个政权解散再改组合并所成，相当成功。它的党徽是“不”记号。没有人知道为什么是那样的党徽，有人猜测说(1)它实际是“不”字的意义，因为这个党彻底戒严，超过二〇〇一年以前的任何政党。不可集会、不可讲演、不可随便信教，不可试探官僚、不可……那么就意指“禁止”的意思。(2)它实际是“示”字少一横的意思，“示”在中文就是“神”，那么就可能在暗示人民，超越自由党就是神。(3)它实际也可能是象征着一个枪架或刑具，任何人违规都会受到惩罚，那么就有“威

吓”的意思。(4)它也可能是一只手爪或一只章鱼，那么就指超越自由党具有好的手段和圆滑的统治功夫。但上面的猜测是不必然的，一些半官方的人常说这个字是表示“稳定感”的意思，三只脚牢牢立在大地上，头则顶着天。总之，真正的意含根本莫衷一是。中年的阿尔伯特当然不信这些道听途说，他研究人们对“不”党的直接意见。真奇怪，他看到尽管“超越自由党”每天都捉人、烤打、恐吓、审讯、枪毙，这里的人却没有反应，好象不能感知什么叫“痛苦”。中年的阿尔伯特做问卷调查，要他们在“满意”与“不满意”的二栏里任一打“✓”，以回答阿尔伯特所提的一百项“超越自由党”的政治措施，几乎80%的人在“满意”栏上打“✓”，比如说：“警察在每个路哨构筑机枪阵地，你认为☐满意，☐不满意。”人人几乎都勾满意。阿尔伯特认为这是奇迹，在别的地方，诸如菲律宾、南朝鲜、利比亚、萨尔瓦多、南非……他也做过类似调查，发现不满意总比满意多。他立刻排除多项变因，非常惊奇地发现这地方正是史肯纳所说的“自由尊严以外”的地方。他跑回欧洲去找史肯纳，但史肯纳已驾鹤西归。阿尔伯特立即着手研究“压迫弹性疲乏”的理论，强调说：“真正的自由这东西是在弹性限度之外才存在的。好比一条弹簧，你拉它，它就抗拒，因为弹簧认为没有人拉它时叫‘自由’，有人拉它叫‘不自由’，现在你越拉它，它越抗拒，但一旦你更用力地拉，把它扯离‘界限’之外，于是弹簧就失去弹性而懒得再回到弹性，但这时它才发现真正的自由在这里，事事满意。二十世纪中期的哲学家沙特曾用自己的亲身经验说：“我们从没有比在希特勒的占领期间更自由过。”阿尔伯特详细以这个岛做证据，出版

了《政治新虎克定律》这本书，震动了欧美学界，大半的所谓的“自由主义”分子斥责他的“谬论”，但全世界的新政治的国家（大部分是第三世界）却大量印制这本书，人人把这个岛看成是梦中的新天堂。阿尔伯特在二〇〇二年离开这个岛。因为他感到这个岛使它的身体蒙受重大创伤，他一直咳嗽，那时岛上已经凝聚了巨大的尘雾，天空浓烟弥漫，工业生产和百姓日用的垃圾成堆放在各条大路，河流的水泛起血一样的颜色，油污包围海岸，而且增生出奇地快，好象尘烟会生出尘烟、垃圾生出垃圾、油污生出油污，有一天，下了一点雨，他在房间醒来，发现忘记将一对金丝雀拿进室内，他去树下看鸟笼，发现那两只金丝雀因淋了一点雨而浑身颤抖，他立即送鸟到医院，结果被认定沾了毒素，立刻猝死。阿尔伯特不得已才离开台湾，但他很怀念这里的人们，他们温驯、有人情味，人们总是围在电视机前，容貌泛出满意，微笑地倾听政府的训令：你不可做坏事、不可煽动、不可动怒、不可……二〇〇五年，岛屿立刻失去了和世界的连系，因为岛屿拒绝和任何国家做公开的来往。不准旅客进入，不准非商业的来往，岛屿的人也不准外出，消息一时断绝。同时各国的人相继迁出岛屿，它忽然地在国际中消失了。但据说那几年是岛上生产最旺盛的时期，年年的经济都大幅成长。二〇一〇有一个消息传来，说那个岛在一夕之间毁灭了。几千万人很快地灭绝。国际宣布它为禁区，船只必须远离该岛行走。它好象沉到海里又浮上来，却变成神秘而恐怖。

因此，他们这次是为探险而来。

阿尔伯特和波尔要寻找浊水溪边的一个“TNN”村。波尔

曾问阿尔伯特为什么不直接到大都会的地方去探险，却想找寻偏僻的“TNN”村，阿尔伯特告诉他一个旧事。那是差不多在一九八一年底左右，他在美利坚遇到一位来自台湾的小作家，那个小作家很怪，有一种永恒的不安和忧郁。阿尔伯特当时只有三十出头，正热衷艺术。他立即和那位作家成为知音。那个作家有一个“小宋”的小名，他自认神秘主义者，谈升天术。但阿尔伯特看出小宋的升天术是狗屁倒灶的玩艺，他的写实小说“TNN村”比升天术好。阿尔伯特后来会到台湾就因为这个关系。并且阿尔伯特在小宋的故乡“TNN”村住了一阵子，学会若干的方言。阿尔伯特告诉波尔说：“也许小宋还活着，那么他会告诉我们，最后的十年，台湾的处境是什么？”

他们小心翼翼地走离河口，口袋上的盖格计算器滴答声大增，波尔大惊，他问阿尔伯特到底要不要前进。阿尔伯特立即说中国有一句话叫：“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意思是说不冒险深入，怎能获得真相。他们找到了一条大柏油路，显然荒废了，被雨所侵蚀的路面暴露出一个个坑洞，两边杂草丛生。忽然他们发现在草丛有一个东西窜动。波尔立即发枪，“砰”地一声，枪声把寂静的空气撕裂了。他们立刻跳进草丛，不久，他们用枪管挑出一头脚上流血的动物，在充足的阳光下，他们看见这只动物显然是一只猫，但奇怪的是，除了四足外又多出一足，差不多全身秃毛，尾巴退化成一个毛球。它并不是遭到子弹的重创而死，因为子弹只穿过它的一只脚，但却死了。

“真奇怪。”阿尔伯特说：“这只奇怪的好象是变种的猫，生命竟然这么脆弱。”波尔打算把这只动物收藏起来，以供日后研究，但阿尔伯特警告他要注意这只猫可能带有放射性。他们

想起“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的谚语，不禁笑起来。

现在他们坐在一座高耸的溪桥上，时间已是午时二点，由这儿，可以看见河口平原的部分景致，他们吃了便餐。拭汗。三月的溪水急烈地冲刷河床。阿尔伯特拿出小罗盘和一张地图，他告诉波尔，在二〇〇一年，他也到过这座桥，如果由地图和他的经验判断，“TNN”村就在二公里前面。于是他们离开大马路，在小路前进。路曲折起来。阿尔伯特说他在二〇〇一年时看到这里有高度的建设，农乡的楼房罗列，但现在一片断垣颓壁，草深三丈。他们拨开草丛，小心前行。

“啊哈。”忽然波尔的大手举高，做出一个胜利表示，他在走出一个报废的小市镇后喊：“看！那儿有炊烟。”

阿尔伯特反应快捷，他立即看出前面的村庄正是他住过的“TNN”村，因为有一座寺庙高耸在空中，不规则地张牙舞爪，那是“TNN”村的神庙。而炊烟由那庙宇旁边的一片秃垣中升上来。

“还有人活着呀！”波尔说。

但兴奋只是短暂，因为“人活着”使他们立刻紧张。打从河口进来，他们并没有发现活人，那么现在是谁活着呢？

在下午三点十分左右，他们戒备地进入村庄。在村的东边，他们发现一片庐墓，显然是很多人埋在那儿，在村的路口有一个牌子高挂，写着“欢迎游赏”四个字，旁边署名阿尔伯特知道的当时村长的名字，但已斑驳不堪。在庙口，他们终于遇到二个小孩，那二个小孩身体奇异地健壮。和二〇〇一年阿尔伯特看过的小孩稍稍有异，其中的一个小孩眼眸明亮，精颖发光，两个小孩看见陌生人，站起来，露出疑惑的表情，那个

眼眸明亮的小孩问阿尔伯特：“你们要做什么？”阿尔伯特立即用村庄的话告诉他，他们要找人。小孩立刻帮他们背着背包，在庙的后面找到三个住户。

看来这三个住户是亲戚。包括差不多有十个小孩，三户的人家不到二十个人。他们的长者是一个体格健壮的八十岁老者，他已目盲了，他说他不想谈话，罪恶是不该谈的，但他表示，他有个有用的大孩子李信川会回答他们的问话。

他们在一个私营的水产场找到了李信川。这个人是在二〇〇一年就有名的水产专家，他正在喂一些奇怪的鱼，打着赤膊、卷着裤管，他见到阿尔伯特立即认出他是十年前住过村庄的洋人，当阿尔伯特问“小宋”这人行踪的时候，李信川立刻打断话，他说：“你认识的人都死了，小宋大概只剩一堆骨头了。”他表示阿尔伯特认识小宋是一种错误，小宋的“TNN村”是浅薄之作，他说实际的台湾人不是小宋所描绘的，实际的台湾人应该只是“有罪”与“无罪”，有罪者逝去不足惜，唯有无罪者留下来，即使小宋也是罪恶者。李信川把一桶饲料倒进池里，他表示这些鱼是他辛苦改良能适应核线污染、剧毒、癌症的鱼。他说全岛只有几家的人活着，而且只有和他们有血亲关系的人活着，他们和这些鱼一样。阿尔伯特表示，他想理解他离开“TNN”村后十年的台湾情形。李信川说他乐意奉告，但他劝阿尔伯特和波尔赶快离开，因为多待一天，后果就难以预料。他问阿尔伯特有没有看见大的庐墓，阿尔伯特说有。李信川说每个地方都有一个，在最后那几年，象死动物一样，一天都要抛进几十个死人到庐墓，如果待三天，庐墓会有一个地方让给他们。阿尔伯特说他一定要找一找小宋住的地

方，看他有没有留下资料。李信川说小宋不值一提，他住的地方就是庐墓，如果阿尔伯特一定要收集资料，他可以介绍他的弟弟李信夫，他的弟弟才是文化界的名人，当然他死了——他本来是可以活下来的。他的弟弟也许保留一些旧日书籍，因为在生前他是收藏家。

阿尔伯特知道“李信夫”这个人，在二〇〇〇年，他的摄影理论很有名。但没想到李信夫也是“TNN”村的人，显然小宋忽略了这村庄真正有智慧的家族。阿尔伯特说他很荣幸地有机会能接触李信夫生前的物件。李信川说：“你们晚上就睡在他的昔日的房间吧。”

夜幕低垂，他们在残败的村路散步，听着李信川所讲述的令人难以置信的最后几年的故事，只能张大嘴巴、目瞪口呆。而后他们二人走进睡觉的房间。看来这房间布置相当好，常常有人打扫，房间有许多银制的东西，光亮洁净。阿尔伯特惊奇地看见有一连串的照片被挂在墙上，全是涉及一个十分秀气的年轻女人的照片。那些透过高明的摄影技术照下来的女人图片灵气逼人，仿佛生人。有一帧放在床头，是两人的照片。背景是一片山湖旁的印度樱花林，一个外型美好的男子和那女人对坐在那儿，晚间的樱花林烟云弥漫。

“如果不错，那男子一定是李信夫。”阿尔伯特说：“看来浪漫极了。它是多么地好。”

另外在旁边有一帧小男孩的照片，大约八岁，胖嘟嘟的脸，有一双深黝的接近墨蓝的眼睛，但不能确定是不是李信夫生前的孩子。

他们随手去翻旧书，这些书大半是自一九八〇左右到二〇

一〇左右的书，有些是年代更为久远的，包括日、英文的书。

当他们翻遍这些书时，很难找出最后十年的确实记载，官方的资料显示这十年的辉煌可以使台湾历史垂之久远，而个人的著作大半颂德。最后他们在一张书桌前坐下来，看见那儿摆着一本笔记，那笔记仿佛是经过颤抖的手捏写而成，皱纹暴露。在笔记上的封页上标明：A.C.2010，显然是二〇一〇年的记事。当他们翻开第一页时，却发现字迹清晰，有些地方甚至用符号标记。逝者一定是故意留下这些记录，他们相信李信夫是好的文化人，但却不幸在这儿逝去。他们摇摇头说：“真难想象。”阿尔伯特决定无论如何要阅读这本笔记，也许它能提供十年间事件的某些鳞光片羽。于是他们开始阅读这本笔记：

第一部

1

2月 日

不知道为什么，我发现我要记这些杂记。而且我仿佛必须要告诉某些人一些关于即将发生的事。当然，也许这是和我珍惜自己可贵的生命经验有关。我当然不是什么重要的人——而只是个记者——或许就是因为是记者，我自然还带着要把一切事都报导出来的职业情愫而写下这本间断的日记亦未可知。

然而，我最大的理由恐怕是我今天在电视上见到的情形。

我知道有些事正逐渐地发生。象一个果实，当它还显得新鲜的时候，我们很难判断它什么时候腐烂，并且我们可以找到很多的例子，说它还可以存在一个礼拜、二个礼拜或一个月。但当它显露出一个疮口时，情况就完全不同，我们马上可以宣布它，明天或后天，它将趋于完全的崩溃，而没有什么人能挽救它。

我是在电视上看到这一幕：

数千个居民，蹒跚地走在北市府院的路上，而后停在市府

大楼口有半个钟头，最后冲进市府里，有的居民显然衰弱已极，还没冲开大门的时候就倒在地上。而后是持枪的“超越自由党”人从市府里出来，他们的黑色衣服非常耀目，他们喊了几分钟，而后开枪。居民四散奔逃，有的倒在马路，一场无谓的闹剧竟以悲剧收场。有的居民没有中弹，但跌在地上，就死亡了。

电视报导说，居民都是严重的肺病患者，他们抗议执政者不力，使他们在不洁的环境中慢慢死去。电视也说这是“超越自由党”执政以来，首次公开的“叛乱”。“超越自由党”很快地处决他们。但我恐怕是警觉到，“超越自由党”很难抵挡“二度废墟扑击”的来临。我是一个宿命观念者，我常常会看到一件小事而预感到大事的发生，并且在今天党部的高级党员会议里，区党部书记说有一个风潮逐渐在形成，有一群由各阶层结合起来的势力正蕴酿第二次的“废墟警讯”，企图煽诱民众，使超越自由党崩溃。

何以历史竟会发展成这种局面呢？

在我的记忆中，这个岛始终是怪诞的岛，我在一九八〇年出生，在七岁时，我寄居在北市的亲戚家受小学教育，那时我在一所充满煤烟味的小学念书。我们的课本（尤其是自然课本）大半是绿色的，如果书上配有房子的插图，就有一块绿色的草地，我还记得一年级国语文老师在黑板上这样写着“诗”：

树儿说来年的春天
它要为我穿一件

水绿的衣服

字体很大，旁边还有注音，但这是和现实背反的，那时我就很少看到绿色的东西，老实说我们要戴口罩上课。“安安，你怎么把太阳给画成黑色？”老师有时会骂我们，她的小棒棍在桌上敲得十分响亮。但是为什么？为什么太阳变成黑色，她竟没有看到校园的地面因煤烟而整个被涂黑了。随着时光的流逝，一年一年的，好象天空的浮尘越来越厚，我们不明白那些浮尘是哪儿来的，有时太多了，让视野都模糊起来，有人把北市比喻成伦敦雾都，但这是一个恰切的比喻吗？往后在长大的生命过程中，我们又看见垃圾在马路及各个地方漫延开来，到处都是纸张、塑胶带、罐头、电线、轮胎、铁皮、玻璃、秽物，河流也死灭了，同时核子射线的单位量激增，自杀率和肺癌达到空前，一九九二年，若干地区迅速地被宣布为“废墟村”，禁止人们涉足。二〇〇〇年一次大规模的地震使三座核电厂核射外泄，二十万人丧生，浮尘、垃圾、水污等量增加，使人们的平均寿命缩短成五十岁。人们并不是不关心这种问题，但长久以来，关心问题常演变成政治斗争，终归以悲剧结束，总是一阵的挣扎后，反对分子难逃下狱，最后终成无效。例如第一次的“废墟警讯”早在一九九五年发出，但没有人采行恰当措施。“废墟扑击”后，超越自由党控制一切，没有人再提改革一事。超越自由党的“新社会”是一个极端“现实”的社会。也就是不谈其他，只谈当前现实生存的一刻，如果可能，我们真的已经在“新社会”中建立了一种最新的生活方式了。我们活得很好，有吃有喝，“新社会”要求我们安祥、温和、不许

争吵，我们只管注意放松自己，不要去注意不愉快的事。“吃你所要吃的，睡你所要睡的。”这句话是电视常见的格言。我们真的好象进入安乐窝。超越自由党的社会控制是历史发展的一个总结，他们的处罚行动敏捷，对偏激的人一律判死刑或吃药物，什么事就解决了。人们也不认为这是错的，吵闹只会使鸡紧张，并不会多生一个蛋，每当偏激分子被处决，人们就围着电视看那种壮观的场面——用大口径的枪“砰”地一声把人打到十公尺以外，人们很愉快。二〇〇〇年后，北部盆地的人们的脸都垂到地面来，肩膀也往下掉，衰弱不堪；中部的人脸庞大致向前方平视，但眼睛空洞；南部的人却有仰躺的姿态，尽量把脸仰高，好象鱼想浮出水面，多吸一点空气。我抱歉地说，这是我个人非常主观的看法；不论如何，现在的情况更严重，包括许多孕妇挤在医院门口，要查清她的小孩是不是有两个嘴巴或三条腿，而譬如说清明节见不到毛毛雨、中秋节见不到月亮，会引发情绪性的大规模自杀。但三种人中仍以北部最温驯，但不幸的事却在北部发生。

我曾记得，在每年自杀率的统计中，北部的人总是最高，如今人人不认为活着长命是一件好事。人若活太久就会得癌症，尤以肺癌为普遍。很多人愿意只活到四、五十岁就用自杀结束生命，这是自杀死亡跃升十大死亡症之首的原因。我想这没有什么奇怪。人的存在只有二种方式，一是象一头快乐的猪，他生下来就低头吃，一岁后被杀。二是当一只雀鸟，要每天不疲倦地工作，忙得团团转，在严冬时自然死亡。我不相信选择第一种是愚笨的，我相信新社会比较是聪明的，只是生命比较被动而脆弱罢了。我常想起芥川龙之介在一篇“六宫宫